



國際 緬甸大選

緬甸民主戲台角落的反抗者們

泰緬邊境曾是緬甸反抗者的革命重鎮，而今成為民主戲台的邊緣。留守角落的反抗者如何看待緬甸民主轉型？

端傳媒記者 林怡廷 發自泰國美索 緬甸妙瓦底、仰光 | 2015-11-04

緬甸議會大選在即。仰光街頭隨處可見各黨派候選人的宣傳海報。執政黨佔據著市中心的電子屏幕，滿大街亂竄的出租車上則掛著反對黨民盟的鳳凰旗。軍政府時期莫談國事曾是大多數人的默認選項，而今仰光人熱情地投入到新的民主遊戲中。曾經的流亡者回國辦報批評時政。昂山素姬居所對岸的Inya lake茵雅湖草地上，年輕人用吉他唱著民盟（NLD，昂山素姬所屬政黨）之歌，直到十一點宵禁，荷槍警察三番兩次趕人才不甘願離去。

2010年緬甸進入民主化至今，仰光成為這場新遊戲的漩渦中心。然而在距離仰光半日車程之外的泰緬邊界則是另一番景象。美索，這個位於泰國西北部約20萬人口的邊城，隔著湄河與對岸的緬甸邊城妙瓦底相望。

自1988年人民起義緬軍隊血腥鎮壓，美索一直是流亡的緬甸人、因內戰而逃離家園的克倫族很重要的據點。近12萬的難民讓美索有「小緬甸」之稱。這裏也是泰緬貿易的重要節點，於是難民、非法勞工、流亡者、武裝部隊、各國NGO、情報人員、走私貿易、毒販、珠寶交易…在這個小城交會。

今天這個根據地正在轉身成為緬泰合作開發的經濟特區。舊的遊戲已成明日黃花。這些人需要為自己的現實與未來作出新的選擇。他們如何認知緬甸當下的局勢，又如何押下新的賭注？通過線人，端傳媒特派記者得以抵達邊境採訪，接觸到不同的反抗者，有的拒絕接受新遊戲，有的則選擇接受，與過去的敵人共生。

依然堅決的克倫反抗者：這裏的子彈會飄

由南向北逆流的河不多，湄河是其一。湄河沿著泰緬邊界往北逆流，行經327公里後將匯入薩爾溫江，即中國的怒江。克倫地方武裝的引路人Ken告訴我，地理的奇相，讓這裏叢林的戰事總有怪聞。

「譬如甚麼？」我好奇的問。

「這裏子彈會飄，」Ken一邊保持140公里車速在山路前進，一邊解釋，「因為山形造成水流和風向有異，子彈瞄準將領卻會射中旁邊的小兵。」

這是九月底的一天，我們從美索出發，沿著湄河的邊防公路一路向北，去探訪一支民族武裝部隊KNDO（克倫民族抵抗組織），這是緬甸少數民族克倫族的政治組織KNU（克倫民族聯盟）旗下的一支武裝部隊。

左邊車窗望去是緬甸的妙瓦底，Ken一路經過數個泰警方哨站只需拉下車窗，點頭示意便能通行。根據他的說法，在泰緬一千多公里的邊防線上，KNDO在緬境署兵力數千人，在800公里的範圍內機動。2小時後，我們在一處隱密的渡船口下車，一行人搭船3分鐘即到對岸的Mu Aye Bu，克倫語意為「克倫的中心」，那裏也是KNDO軍營總部。





KNDO軍人在KNDO軍營總部戒備。攝：Mathieu Willcocks/端傳媒

穿著迷彩軍服的克倫兵，在無戰事的現下，背著AK47步槍，抽起長而淡、尾韻帶甜的克倫菸。軍營外的村莊，村民對全球關注的選舉一無所知。「你知道11月8日要去哪裏投票嗎？」這是我在邊城的日子逢人便投遞的問題，每次得到的，都是比我更迷惑的眼神。

「選舉不可能普及，因為緬甸政府連人口普查都做不到。」KNDO總司令Nerdah Bo Mya將軍跟我說，「選舉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，我沒有身份和權利投票。」實際上，根據今年五月最新的官方統計，全緬甸五千一百萬人口裏面，擁有公民身分證的人只有兩千八百萬不到七成，少數民族的情況特別嚴重。

「緬甸真正的問題不只是民主，而是沒有宗教自由和族群平等。」Nerdah Bo Mya將軍強調。

48歲的Nerdah Bo Mya，在美國接受軍事教育，這在緬甸並不常見。父親Bo Mya是1947年創建KNU的克倫領袖之一，當年是頗具聲望的少數民族領袖。Nerdah Bo Mya從美回來後，繼承父業，將所學用於維持一支被政府視為非法組織的民族武裝。

此時，全國停火協議（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,簡稱NCA）正進入密集商談的最終階段，和談地點一度選在泰北的清邁——同樣也是緬甸異議者重鎮。登盛政府及國際組織都極力促使兩年多的談判在大選前定局。

10月16日各方代表終於在首都內比都簽約。緬甸境內21支地方武裝部隊，其中16支被納入和談名單，僅8家簽字。KNDO從屬的KNU是這次簽成的8個武裝組織裏，最大也最知名的一個。

但Nerdah Bo Mya本人反對這次協議，也突顯出KNU內部分歧的矛盾。

「我們要求修憲，尊重彬龍協議精神，實踐真正的聯邦制度，我們要的不只是停戰，而是真正的政治對話。」Nerdah Bo Mya的主張，幾乎是所有地區性武裝部隊的共識，甚至成了常規性的表態。而面對緬甸的新局勢，將軍的野望卻更為遠大。將軍告訴我，將與各邦盟友成立一個新的組織，真正的聯邦體制，可能是新政黨，也可以是新政府。

彬龍協議

二端百科

彬龍協議是1947年緬甸脫離英國殖民前，由緬族領袖昂山將軍主導與主要少數民族達成的共識——建立少數民族高度自治、相互平等的緬甸聯邦。

在他眼中，多年來，緬政府在給出和談胡蘿蔔的同時，緬軍的大棒卻揮得更加迅猛。瑞典籍的緬甸專家Bertil Lintner在近日接受媒體專訪時也直言，全國停火協議的概念並不新鮮，但這次討論的是停火的技術問題，而不是和平。

Nerdah Bo Mya認為，與其持續對一個沒有誠信政府抱有幻想，不如自己實踐。1947年簽訂

彬龍協議時，克倫獨立聲浪很高，沒有參與簽訂，緬甸獨立後也不參加第一次議會選舉。Nerdah Bo Mya的想法彷彿重現七十年前的克倫心願，但現在的時空條件是否已經不同？

當地克倫人中，質疑此次停戰誠意的，顯然並不只有Nerdah Bo Mya。即使全國停戰協議的戲碼風光落幕，目前撣邦、克欽的戰事卻仍未歇。一個在美索NGO工作的克倫女孩近日在自己臉書上寫道「NCA（Nationwide Ceasefire agreement）stands for Non-Ceasefire Agreement.」有37人按讚以及朋友的熱烈迴響。

她告訴我，回家的路太遠不會回去投票，而比起大選，她更盼望真正的全國停戰協議——和平。

「這次大選可能會讓軍方躲在背後的鞏固與發展黨取得更多正當性，但與真正的和平無關。」她說。

投誠的克倫將軍：槍不能放下





BGF副總司令Saw Tin Win上校。攝：Mathieu Willcocks/端傳媒

和平能否到來還屬未知，地區格局卻出現微妙的變化。

Ken帶我到妙瓦底深山裏的村莊和學校，在湄河碼頭邊的一個哨站，政府軍BGF（邊境防衛隊 Border Guard Force）的副總司令Saw Tin Win上校出來迎接我們。

屬於克倫武裝的Ken與屬於緬政府軍的Saw Tin Win現實中應該互相廝殺，此時卻同坐在前座，由Saw Tin Win親自駕車，兩人不時熱絡交談。

包含物資補給及隨行人士，共有5台車上山。每台車至少3-6個不等的重裝士兵，或站或坐或蹲，各自保持戰鬥姿勢在副總司令的主車後頭護行。除了長槍短槍、手榴彈外，還有扛在肩上的迫擊砲。

本以為簡單的造訪，卻是大陣仗，「這是基本規格。你們如果在我們的地盤出事，對我們來說才是奇恥大辱。」Ken輕描淡寫的說。進山裏村莊的山路疏於建設，一路十分顛簸難行，四輪傳動車翻山渡溪才抵達，20公里路用了2個小時。

等待許久的學童，興奮地接收軍隊帶來便宜購自中國工廠的冬衣。據說深山裏冬天的冷，凍死過一些孩子。學校操場升起的是紅藍白綴太陽升起圖樣的克倫獨立旗，孩子們學的是克倫語與英文，等候的BGF士兵袖上則是黃綠紅加一顆星的緬甸國旗臂章，師生都習以為常。

雖然只是穿著軍綠色T恤和卡其短褲，Saw Tin Win手上那只看來價格不菲的銀色手錶，襯得黝黑的他有股氣勢。每次他下車，一個戴墨鏡的時髦小兵會馬上衝到旁邊，撐起一把擋雨遮陽的大傘。

我們在Saw Tin Win的老家午飯，這個約千人有百年歷史的Thikadi村，曾是國民黨93軍在二戰時打日軍的據點之一，還是以茅草與木材搭建的房子，生活條件原始。「登盛上台後這裏路依舊沒修，電力是不用想，」Saw Tin Win說。但他家還是有台電視，靠發電機發電可看上一兩個小時。

飯後他抽著煙斗回憶童年，小時候緬軍來時村民只能逃，他邊說邊輕撫腳上的彈疤。他14歲從軍，加入過不同的克倫武裝，30年來專打緬軍。4年前，也就是緬甸啟動議會選舉的次年，他帶兵投靠政府的邊防軍。

Saw Tin Win的選擇對過去見到緬軍就得逃難的村民來說，似乎也沒太大區別。因為軍權，47歲的Saw Tin Win成了村裏的守護神，倍受尊敬。他帶我們去村裏附近的寺廟，所有村民都在那等著，包含他面帶驕傲的父親。

我問他以前很恨緬軍，現在成了政府護衛軍不會矛盾嗎？他彷彿覺得我的問題黑白分明得很天

真。在邊界，所有事情都在灰色地帶流動著。

唯有一件事沒有置喙空間。

「槍不能放下。」 Saw Tin Win明快的說，「在這裏，槍一放下就是死。」

黑名單上的政治犯：現在至少可以談判

隨著2011年脫下軍裝的登盛文官政府上任，緬甸展開一系列政治與經濟改革，幾十年來多方勢力對峙的邏輯就開始轉變。

當2010年政改劇本端出，軍方、反對黨、少數族群、國際社會所有角色在這5年慢慢就位。2012年昂山素姬率領民盟參與國會補選，多數緬甸知識份子謹慎的接受了溫和的民主轉型路線，也注定這場民主大戲將照劇本演下去。

11月大選意味著，無論公平與否，下一任執政黨都將透過民意取得更高的權力正當性。所有力量都納入了體制，也代表著異議者必須以民主政治的邏輯來解決所有難題，不能再用決絕的方式清理舊勢力。

但過去為了反抗軍政府而流亡的緬甸異議者，27年來在境外推動國內改革，許多還是沒辦法參與這場新的遊戲局。他們大部分不具有緬甸公民身分投票，一些人和他們的家庭依舊名列拒絕入境的黑名單。

50歲的Bo Kyi便是不具公民身分投票的著名政治犯。1988年他入獄7年，而後得到國際組織援助流亡到美索，他成立專門的緬甸政治犯援助協會為政治犯人權奔走。「目前還有95人在獄中，450人待審，政治犯在緬甸還存在。」 Bo Kyi強調。近日緬甸政府更逮捕了在臉書上發表言論的異議者。

協會目前在仰光已有辦公室，但Bo Kyi選擇繼續以美索作為基地——如同許多流亡異議組織的選擇——二十幾年來他們在泰國落地生根，加上登盛政府依舊沒放棄監控及打壓，基於安全理由不會將總部遷回緬甸國內。

Bo Kyi坐在院子裏好整以暇抽菸。他背後是著名的異議者、政治犯、NLD創始人之一Win Tin的

放大照片——這位受緬甸人尊敬的異議者、記者。Win Tin當初反對昂山素姬及NLD參加2012年補選，因為這場政改看來太像充滿正當性的陷阱，一旦進去了脫身不容易。

「2012年的補選才44席，對登盛政府來說，民盟席次全拿也不影響議會的權力結構，」Bo Kyi停頓了一下語重心長地說，「但昂山素姬進入了體制，國際社會就會認可登盛政府的正當性。」

接下來的3年，西方逐漸解除制裁，緬甸在眾人高度關注下重返國際社會，更於去年擔任東盟ASEAN主席，登盛政府及軍方更有自信操作一場可控的改革。這是所有人都明知的兩難困境，沒有人天真到相信改革從天而降，但幾年下來Bo Kyi和許多異議者一樣，都願意抱著謹慎的樂觀，支持昂山素姬的漸進路線，「緬甸人不要革命，我們要溫和的轉型。」Bo Kyi強調，「現在至少可以談判，沒有人可以為所欲為。」

然而歷史因素造就武裝部隊林立，對Bo Kyi而言是緬甸民主化的隱憂。

「選舉只是過程，不是萬靈丹。最重要是未來如何透過政治對話，建立一個真正的聯邦軍隊。」他對民主沒有過多幻想，但也強調即使一個軍隊躲在背後的半文官政府並不完美，緬甸人民也選擇和平淘汰，而不是武裝推翻。

88世代的學生軍領袖：年輕人不再加入武裝組織

離開美索前，我來到一棟隱密巷弄裏的白色小屋，那是全緬學生武裝部隊ABSDF（All Burma Students' Democratic Front）的辦公室。他們沒什麼經費，辦公室是和其他組織合租的。

聯合秘書長Myint Oo在等著我。49歲的Myint Oo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，留著鬍子，散發叢林的野性氣息。

ABSDF是唯一一支非少數民族組成的武裝部隊，是由88年後覺醒的大學生組成。88年軍隊鎮壓後他們潛逃到泰緬邊境的叢林，與軍政府武裝對抗二十餘年，極盛時有一萬兵力。他們與克倫和克欽的武裝部隊建立良好關係，並肩作戰，曾夢想團結所有武裝部隊推翻軍政府，但27年過去，夢想沒有實踐，而ABSDF是這次全國和平協議的8個簽署團體之一。

Myint Oo操著生硬的英文，看起來緊張而嚴肅。他和許多八八世代一樣，在二十歲不到的年紀，親見軍隊鎮壓，悲憤之餘誓言要以武裝推翻殘暴的軍政府。在叢林這麼多年，一直沒有接受

很好的教育。

ABSDF早就和緬政府簽雙邊的停戰協議，在全國停火協議一直是負責居中協調的鴿派角色。

「打仗已經不足以解決問題，」Myint Oo看著準備好的英文答覆，深怕不精確的表達會偏離組織立場，「我們強烈相信議會制度，這也是當初我們建立ABSDF的初衷。」

Myint Oo告訴我時代變了，2004年開始就感到招募不易，ABSDF一直凋零沒有新血。年輕人不再加入武裝組織，他們對其他政治更感興趣，用不同方式尋求改變。他希望未來世代可以不用面對戰爭，因此雖然不信任政府，依舊選擇放下武器，握手言和。

「但你當初離開家園到叢林的理想是甚麼？實踐了嗎？如果沒有，你妥協了嗎？」面對我追問，Myint Oo的表情變了。他閉著眼半晌說不出話來，不流利的英文更加結巴。

「當年我們眼看軍政府染滿血的雙手，誓言有朝一日要推翻他們，我們要的是革命，不可能接受這種政府。」他眼睛依舊閉著，伸出雙手，「我沒能想像有一天會和他們面對面坐著，跟他們握手。」

對MyintOo來說，當年學生們年輕、天真，對國際局勢不瞭解，革命的意志都收攏於最素樸的願望——他們只強烈希望殘暴的軍政府消失。

「但我們在叢林太久，年紀漸長，我們認識到軍事行動不足以解決問題，如果公民社會有壓力還是可以從體制內外一起推動軍隊改革。」

他花了好些功夫才睜開眼，彷彿從遙遠的叢林回來有點費勁，但他已不再生硬，表情開始柔軟。我提議拍照，讓他看窗邊留下的光。Myint Oo進到自己的世界，忘記了鏡頭。

採訪結束，當年的革命者騎著野狼機車載我回DK Hotel，背包客的最愛。穿梭美索街頭時，Myint Oo和善地補充，「如果政治問題可以被政治解決，我們就會回家。」我記起11月8日大選時，他還不能回孟邦的家鄉投票。

「但現在還不是時候。我們的目標還沒達到，我認為至少還要10到15年。」下車時他跟我說。

泰緬邊境已在變化

從克倫民族武裝到學生領袖，無論怎麼選擇，過去棲息多年的基地已發生客觀變化。

在美索，這個邊境之城，過去是緬甸異議者的中心也逐漸邊緣。曾經這個小緬甸活躍著異議者、克倫難民、克倫武裝及非法移工，2010年政改之後，許多流亡者回家，國際NGO資金暫停轉往緬甸國內後，美索的政治氣息越發薄弱。

以地理位置來說，美索作為亞洲公路AH1（Asian Highway）的東西南北向交會，是中南半島東通越南海岸，西通緬甸印度洋的樞紐。亞洲公路同樣也穿過對岸的妙瓦底。從妙瓦底破舊客運站出發的大巴可以直通仰光，只是巴士在山路悠悠晃晃，可以開上12小時。

無論是湄河的水路，或亞洲公路的陸路，美索及妙瓦底都是重要的貿易通關口，這也意味著巨大的關稅收益。





緬甸邊境Mae Sot的一個市場。攝：Mathieu Willcocks/端傳媒

搭配著緬甸經濟改革，2013年，時任的泰國總理英拉政府將美索劃作經濟特區(SEZ，Special Economic Zone)，作為泰國東西經濟走廊的重要對口，與對岸緬甸妙瓦底的自由貿易區呼應，甚至直通印度市場。

2012年美索關卡的收益達39億泰銖，較之前大幅成長80%。根據泰國官方統計，美索的跨境交易在2014年更高達56億泰銖，比2012年多了三成。去年泰軍方政變後，除了短暫關閉了關口幾天，很快就恢復如往常。這兩年大興土木，興建國際機場，大型商場、集合型大廈住宅一一林立。

過去遙遠而危險的邊境城市已聽不到槍聲，滿街的商人取代了毒販和間諜。美索的樓價格在2年內翻了一倍。過去一棟三層樓的透天厝要三百萬泰銖，現在六百萬還買不到。半公畝的地要一千萬泰銖，過去大概一半。

美索的偷渡碼頭有十幾個，正式通關的泰緬友誼大橋下就有。不同用途的偷渡碼頭，也屬於不同人的地盤。據聞有屬於緬政府邊境防衛隊BGF（Karen Border Guard Force），也有KNU、泰國議員。大家各據山頭。

地下經濟自然也生氣勃勃，妙瓦底的湄河畔賭場林立，而根據媒體報導，緬甸境內幾乎壟斷的日本二手車市場，大宗的非法進口在美索，每天上百輛，估計一周有四千台車被偷渡到湄河對岸的妙瓦底。

妙瓦底在亞洲公路上的關口，24小時都是載滿貨品的大卡車排隊通關，每次經過都是幾乎靜止狀態。「這個關口是大肥羊，但老緬政府收稅卻不建設地方。」克倫將領Ken忿忿的說。確實雖僅一河之隔，妙瓦底就明顯比美索多了混亂和破敗。

「沒有基本人權，民主有何用？」Ken一方面心繫山裏那些因戰亂而失所的克倫孤兒，一方面認為唯有將有軍方背景的緬政府徹底清除，才可能建立一個各族群真正平等的聯邦國度。他是美索各式各樣的反抗者中，最強硬的鷹派。

「我們不能進入老緬政府設定的框架，陪他們玩這場大選遊戲。」Ken說。

「但如果這次大選是昂山素姬和民盟執政呢？」我問，「你們願意支持嗎？」

Ken笑而不語，保持著他140公里的車速，穿越美索恬適的鄉間小路。

媒體主編：回到仰光作公知

坐在仰光一家叫做月光Gekko的酒吧，戴著巴拿馬草帽的Ye Ni點一杯啤酒，酒精幫助他對生人咬下白左的個性稍稍放鬆。

Ye Ni是知名流亡媒體《The Irrawaddy》緬文版主編，88年人民起義時是仰光大學二年級的學生。親眼目睹軍隊開槍鎮壓群眾8個月後，20歲的他告別家人，懷著強烈意志到泰緬邊境的叢林參加全緬學生武裝部隊（ABSDF，All Burma Students' Democratic Front）。他決心戰鬥，做好犧牲的準備，但在叢林與邊境間進進出出十多年後，於2003年徹底離開。

偶爾他會想起叢林的時光。在克倫的村莊，他看克倫人如何貧窮生存，而對少數民族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。滿月時，大夥會在薩爾溫江畔，生起營火，彈吉他，喝著村民用米麥自釀的威士忌，他們管它叫Moon Shine。

當年的學生武裝與地方武裝的關係是微妙的。一開始逃到邊境的學生兵，到了少數民族的領域，也花了一番功夫才得以建立信任，進而並肩作戰。

「剛開始克倫人覺得我們和壓迫他們的軍政府一樣，都是大緬主義者，後來發現我們也是受迫害者，」Ye Ni說，「而學生也才發現原來少數民族的處境是這樣的，我們深切體認共同的敵人是軍政府。」

多年努力下，ABSDF成功和最主要的兩支武裝：克欽（KIA）與克倫（KNU）建立良好關係，也曾夢想聯合所有少數民族武裝部隊，建立一個真正的聯邦軍來推翻軍政府，但種種現實因素從沒成功過。

Ye Ni不諱言失望各武裝部隊多半更重視在地利益，彼此也有矛盾。再者他也認清叢林裏的限制——沒有人有足夠知識實踐真正的聯邦制。

「世界在改變，」Ye Ni花了十年領悟，武裝鬥爭是冷戰的意識形態，革命已不再是時代的主旋律，緬甸無法這樣走下去。「我至今認為當時的決定是對的。」

幾乎是決絕的，不回頭的，他不只離開叢林，他也離開美索到了清邁念新聞，成了一個記者，加入《The Irrawaddy》。

Ye Ni與過去ABSDF的老夥伴保持了距離，「記者從不靠向任何一個政治勢力。」他徹底改變了過去嘻皮般的生活，選擇以筆代槍的另一種姿態來促成改革。在清邁十年後，他和一批流亡者同

樣於政改後的2012年，決定搬回睽違23年的仰光。

然而Ye Ni搬回的，不只是一個更加擁塞的仰光，而是遊戲規則已經不同的緬甸。

緬甸

2015緬甸大選

2017年7月，端傳媒啟動了對深度內容付費的會員機制。在此之前刊發的深度原創報導，都會免費開放，歡迎轉發，也期待你付費支持我們。

如果你喜歡
就分享給更多人吧



熱門頭條

1. 吳音寧：盛世走河，我在北農的日子